

双节

纵览

记者走其基层

趁今年的中秋、国庆小长假，本报记者深入省内各个地方基层体验民生。现在的幸福生活、风风雨雨、酸甜苦辣、人间百态，且看他们发自己一线的报道。

待遇好了，干得也有劲

——新泰韩庄煤矿矿工生活发生的点点滴滴变化

文/片 本报记者 刘涛



工人正在将矿车里的煤转移到传送带上。

以前要卖粮食补贴家用，现在矿上给入了保险；以前骑车60多里路上下班，现在有了班车；以前饿着肚子下矿，现在有了丰富的班中餐。这些都是55岁矿工刘平元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变化。

4日，国庆假日，记者来到家乡一座普通的乡镇煤矿——新泰市韩庄煤矿。55岁的矿工刘平元工龄近30年，仍工作在一线，“虽

然现在快要退休了，但真有点舍不得这个地儿。”要说这30年来煤矿工人生活的变化，他是见证人之一。

穷的时候

卖粮补贴家用

刘平元于1985年来到韩庄煤矿当工人，当时工资每月只有五六十块钱，“这点钱哪里够吃，每月还得卖上点粮食填补家用。”据他回忆，有一次，家里来了客人，由于家里没钱，就临时把一袋地瓜干给卖了，这才解了急。

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情况开始好转，他的工资涨到了1000块钱左右，这不仅能够满足家里的日常开支，还能存点钱，到了1998年，刘平元还翻盖了家里的房屋，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，“我是村里第一批盖新房的人。”

刘平元现在每月不仅能开2000多块钱，而且他所在的韩庄煤矿还给每一个矿工入了保险，“等我退休之后，养老我就不愁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矿工配上了

丰富的加餐

以前，并不是每一个煤矿工人下井都有班中餐，没有班中餐的工人只能自己带饭很不方便；

据韩庄煤矿的一位范主任介绍，现在，所有下井工人都有了班中餐，工人们在井下休息时，可以吃饭，补充体力。

范主任告诉记者，班中餐的菜式比较丰富，有鸡蛋、火腿肠、香肠、肉片、咸菜和馒头，每隔一段时间，班中餐的菜谱都会调换一下，每位矿工在下井前，都会领到一份。韩庄煤矿在给工人提供伙食的同时还给每位矿工配备了一个水壶，以供井下喝水用。

“有了班中餐之后，确实给矿工带来方便，最起码在井下不饿肚子了。”一名矿工笑着说。

刘平元家住新泰的最东边，因为他不会骑摩托车，以前只能骑着自行车赶60多里路花两个多小时来上班。由于路途遥远，他只好住在矿上提供的宿舍，一个星期回家一次。“特别是下雨下雪天，路上滑，经常会摔跤。”

现在他还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，不同的是他只骑半个小时到市里，然后坐矿上的班车，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矿上，非常方便。

自从有了班车之后，刘平元再也不用住在矿上了，每天都往家跑，“我现在买了月票，每月交26块钱，不仅便宜还很方便，这不今年我一下买了半年的。”刘平元乐呵呵地说。

卖与不卖，姜农陷“姜”局

跌进历史谷底的生姜收购价格让莱芜姜农发愁

文/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



莱芜市寨里镇太平街村的姜农把自己两万斤生姜按照0.55元一斤的收购价卖给收购点。

“卖吧，一年白忙活了，不卖就得眼看着姜烂在手里，想想都发愁。”这几天，莱芜寨里镇太平街村老李最愁的就是今年这姜价。今年的鲜姜每斤在4毛5左右，去年存的约两万斤姜每斤也就是5毛5。

新姜每斤0.45元

“前几年姜的价格高的时候，我两亩地的生姜净收入四万多，今年两亩生姜能保本就不错。我也不敢存，不知道以后价格是升还是降，心里没有底，价格低也得卖出去。”莱芜市寨里镇韩王许村的村民韩荣峰无奈地说。

素有“中国生姜之乡”之称的莱芜再过去十来天就要进入生姜的收获季节。然而，今年跌进历史谷底的生姜收购价却让莱芜姜农陷入一场“姜”局。一亩地产一万斤生姜，除去成本4000元，收购价每斤0.45元，姜农这一年算是白忙活了，有些一辈子种姜的姜农不得不改种蒜、蒜

(sh i) 萝卜来增加收入。

10月3日下午，莱芜市寨里镇太平街村一家生姜收购点门前，几名姜农正在把晒好的姜装袋、称重，看着即将卖出去的生姜，姜农李先生脸上没有一丝喜悦，“这是去年的姜，按五毛五一斤卖到收购点上，一亩地也就赚一千块钱。”李先生当天要把他去年种的两亩约两万斤的老姜按照0.55元一斤的价格全部卖掉。

再有十来天，今年的新姜马上就要收获了。老姜最多能存放两年，再加上为了给新姜腾出姜井来，即使价格达不到姜农的预期水平，也得抓紧时间卖姜，何况今年新姜的收购价更低，只有0.45元一斤。“我从十多年前开始种姜，今年是历史

最低价了。”韩王许村的村民韩荣峰介绍，自己家里有5亩地，开始时有3亩地都拿来种姜，“1998年的时候姜的价格到了10块多钱一斤，是最高。正常的时候就维持在3元左右一斤，从2010年的2块一斤一直跌到今年四毛五一斤，”韩荣峰一脸无奈：“从今年开始姜价就没超过一块，一路直线下滑，母姜今年才一毛一斤，我那半亩鲜姜卖不出1300元钱。”

价格低加上“姜瘟”

姜农白忙活一年

除了今年价格低让姜农发愁之外，因为雨水、气候等原因造成的“姜瘟”也让姜农有苦难言。经历过“姜瘟”的生姜不能等到霜降时再收获了，现在就得挖出来。寨里镇王家洼村的一些姜农更是因为“姜瘟”导致生姜绝产，可是说是“赔惨了”。

“姜瘟”就是我们俗称的“烂脖子”，这两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有可能是前一阵下过大雨之后马上晴天，接连的天气变化让一部分姜地“烫坏了”，导致生姜减产、甚至绝产。”王家洼村的村民王宪东告诉记者，造成“姜瘟”的原因很复杂，具体什么情况谁也不清楚，也没有解决办法，“之前农业专家也来看过，但治不了，只能赶紧挖出来。而经历过‘姜瘟’的土地近几年内也不能再种姜了。”

价格本身就低，再加上姜瘟，现实让姜农们有苦难言。关于成本，韩荣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：一亩姜从耕地到收获需要施肥、打药，共需要4000元左右。而这个成本还不包括姜种、雇工以及熏地的费用。“姜种就是去年剩下的老姜，也就是母姜，约7毛一斤。这个每户人家都有，不用花钱。熏地的作用是保持土壤不坏，能减少‘姜瘟’的发生率，但算上熏地的费用，成本就成了6000元，所以一部分姜农就不熏地了。”按照熏

地的成本来算，一亩地大约能出9000斤生姜，平均一斤姜卖8毛钱才不亏本。“按四毛五一斤的价格，一亩地就能亏近2000块钱。”

姜农无奈改种蒜

虽然生姜可以在深6米左右的姜井中储存一两年，但今年寨里镇的姜农们大部分还是选择把手里的姜卖出去。“这两年生姜的收购价一直在降，谁知道明年市场是不是会好转？贮存生姜也需要增加投入，而且去年的姜今年不卖今年的姜又没有地方可以存了，”王宪东无奈地说，“更何况还有一些姜农家里没有姜井，收获的生姜必须卖出去，所以即使亏本也不得不卖啊。”

导致生姜价格一路下滑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包括全国种植生姜的面积过大，市场接近饱和。种植生姜的品种也从大姜换成了面姜。同样的种植面积，面姜的产量远远高于大姜，口感没有什么不一样，只是不耐贮存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口的问题。生姜作为单一的调味品，市场需求量并不大。虽然目前有一些生姜加工企业发展起来了，但其消耗生姜还是太少，主要的生姜还是以出口为主。“如果生姜不出口的话，两毛钱一斤也没人要。”韩荣峰说，今年出口量的减少是导致生姜价格降低的最主要原因。

由于这两年生姜价格一直在下降，不少姜农已经拿出一部分土地来改种蒜、蒜萝卜。“我家里的5亩地现在已经拿出3亩来种蒜了，今年蒜的价格不低，我只能把种姜赔的钱用蒜挣的钱补上了。”韩荣峰表示，整个韩王许村的姜农们几乎都不是全种姜的，除了种蒜，还会种蒜萝卜，“蒜萝卜是一种做香肠时不可缺少的原料，正好结合莱芜香肠的品牌，种了蒜萝卜不愁不挣钱。”